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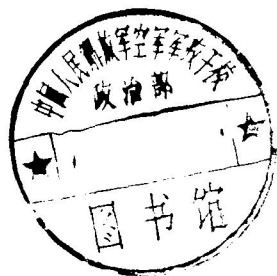
广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

曙光在前



广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

曙光在前



广东省军区政治部
海南军区政治部 合编



封面设计 廖 怡

插图 罗 海

曙 光 在 前

广东省军区政治部 合编
海南军区政治部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4年5月第1版 1975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00,001—500,000册

统一书号 10111·974 定价 0.90元

目 录

虎穴锄奸	黄甘牛 (1)
堡垒户	龙 奇 (9)
飞舟跨海送亲人	岑国田 (25)
鹰飞瑶山	屈 江 (39)
送药的故事	青 野 (56)
笋嫂	白 闪 (65)
英雄小民兵	林农歌 (73)
广州南站的黎明	随 景 钟 声 (88)
黄埔怒涛	陈苇新 (102)
风展红旗迎大军	远 之 阿 婴 (118)
电闪雷鸣	邝 敬 杨 伟 (131)
五指山上奥娃队	符 竞 (146)
接电台	振 华 罗 秋 (157)
激战五峰山	许 兴 (178)
洪伯	柏 遯 (192)
牛市的战斗	杳 永 (199)
中秋夜	泽 清 斯 川 (212)

虎口救亲人	张 英 (225)
三月三	詹 炎 (233)
魔王伏诛记	吴 浩 (247)
小山鹰	封 壮 (256)
韩江龙舟阵	秦 凌 (269)
夫妻渡	杜 文 (278)
烈火丹心	冯 雯 (290)
铁道勇士	文 政 (304)
桃榔炮	曾 斌 (318)
椰林深处护军粮	奇 青 (326)
斩蛇记	舒 文 李 力 (338)
西江潮	南 戈 (350)
六湖山上	文 申 (361)
夺枪记	林 炳 (373)
海峡勇士	徐 戈 (380)
洪二婢的水果店	钟 宁 (388)
天涯海角歼穷寇	陈定雄 (399)
后记	(413)

虎 穴 锄 奸

黄 甘 牛

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七年。

早晨，在化县拔安镇街口的墙上，贴着一张国民党伪县政府的布告：

“……凡生擒叶武扬归案者，赏大洋五千元，凡击毙割下其头颅者，赏大洋三千元。储银以待，决不食言。”

布告前的人们一边看一边议论：

“我看要捉叶武扬比海底捞针还难！听说这人神出鬼没，到处有人保护他……”

“我也听说过，他智勇双全，枪法又准，百发百中，保安团要捉他好比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这时，镇边糖寮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人年纪二十八、九岁，酱赤色的脸庞；肩上扛着一把开山大斧。他见街上有人围着看布告，便走上前去；看完布告，嘴角上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转身就一阵风似地沿着大路往澄村走去。

他就是布告里要通缉捉拿的叶武扬。

叶武扬是拔安镇附近澄村人，是村里民兵分队长。在

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指引下，他所带领的民兵小分队，配合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叶武扬快步回到村里，找到党支书老凌，将昨晚侦察到的拔安镇敌情和捉拿他的布告内容作了详细的汇报。老凌高兴地说：“这些情况很有用，我们来好好研究一下。”

叶武扬兴奋地说：“敌人要捉我，我建议来个将计就计……”

党支书老凌听了他的建议，看了看眼前这个年青的共产党员，在战斗中锻炼得越来越成熟了，打从心眼里高兴；可是，这次任务不比往常，想到这里，老凌语重心长地说：

“这个担子可不轻呀！”

叶武扬恳切地说：“我一个人是没有什么能耐的。可是，有党的英明领导，又有群众的智慧，再重的担子也能把它挑起来。”

老凌满意地点了点头。于是，两个人又仔细地分析了敌我情况，研究好对策，制订了一套入虎穴、捣匪巢的具体作战方案，并连夜分头作好了准备工作。

第二天，正是元宵节，又是拔安镇的墟日，赶集的人特别多，熙熙攘攘的。在镇南的大路上，有十几个挂着伪廉江县保安团胸章的官兵押解着一名犯人，向通往化县城的大路上进发。其实这是叶武扬的民兵队伍。外号叫“虎胆”的小勇走在前头；“神枪手”小陈握着一支驳壳，顶着被反缚的叶武扬；化装作匪军中队长老李和其他两个民兵持枪押后。

他们进入了拔安镇，顿时全镇的人就知道了。许多农民

见叶武扬同志被押解着，都恨透了敌人，为叶武扬的安全担心；有的干脆连墟也不趁了，就往回走，去报告我们地下党组织，赶快派人设法营救……

这一批押解“犯人”的队伍，出了镇北的街口，离驻扎墟镇的伪保安中队队部只有几丈远了，门口站岗的匪哨兵立即吼叫起来：

“站住！”

走在前头的小勇沉着镇定地应道：“我们是驻廉江县的保安团第二中队，押解共党犯人到化县县城。”他们走到中队部大门口，看到大门给横枕挡着，便停了下来。他们心里明白，照第一个作战方案，打死哨兵也冲不进去，得执行第二个作战方案。

“干什么的？”哨兵听不清楚小勇说了些什么，又晃着枪吼叫起来。

“你们化县的共党游击大队长叶武扬跑到廉江去活动，给我们抓住了，现在押解到化城去领赏。”小勇指指还贴在伪保安中队队部门口墙上的伪县政府缉拿叶武扬的布告，故意显出得意洋洋的神态来。叶武扬乘机透过横枕的间隔往里面看去，只见这座大院分上、中、下三厅。进门后就是下厅；隔一个天井，便是中厅；中厅的前面有一堵厚厚的砖墙，可以透过半开着的门依稀看到上厅的情况：有的敌人象是喝得稀巴烂醉，躺在床上睡大觉，有的在推牌九……

哨兵听说捉到叶武扬，上前一看，但见叶武扬浓眉大眼，威武逼人，身材魁梧，胸脯厚实，手臂比石竹还粗。后

面一支快掣驳壳顶着他。哨兵看了这些，由于不知底细，不禁倒抽了两口冷气；可是，过一会，又装起样子来：

“有没有公函？”

“这你管不着，识相点，我们要上路。”老李走前一步，瞪了哨兵一眼，说完就故意招呼一声：“走！”

“不能走！我们要检查。”

“少罗嗦！你算老几？要查叫你们中队长出来！”老李刮了哨兵一个耳光，训斥道。

哨兵摸着脸，见老李来头不小，不好惹，就朝厅里招呼一个匪兵出来，叫他立刻去报告中队长。

这中队长原名陈生财，平日跟镇上那阴险毒辣的保长“蛇头疔”狼狈为奸，封村捉人，搜刮民财，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民愤极大。由于他开口闭口就要多少个“大头”光洋，所以人们管他叫“陈大头”。这时，陈大头正在房里和蛇头疔等人打麻将，听到匪兵报告廉江保安队捉了叶武扬，洗牌的手立即停了下来。陈大头眼里立即呈现出一堆白花花的银元。他想：“人无横财不富”，只可惜今天这笔横财落在别人手里。不过，今天算我走运，又得过我的手，想个法子卡住，没有五千，也要捞它两千。忽儿又想：叶武扬可不是好惹的！他足智多谋，要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那就麻烦了！

蛇头疔看出陈大头正在犹豫，便献计道：“先不开横枕，弄清来人的身分再说。”

陈大头点头道：“好，我和你出去看看。”

陈大头三步并作两步走在前头，蛇头疔跟在后面走了

出来。一些匪兵听说抓到叶武扬，三五成群，有的手里还拿着牌九，有的穿着一条裤衩，跟着出来看热闹。这陈大头远远看到被反缚着的果然是叶武扬，一对火眼金睛就象两把利剑直向他劈来。他的脚一下子重了几十斤，提不起来，狠命地吞了一口口水，壮了壮胆子，没到横枕就停了步……

门外，叶武扬见敌人不开横枕，料定必有疑心，就决定先发制人，激怒敌人，麻痹敌人。他象开机关枪似地奚落对方：“里面那贼头贼脑的不就是陈大头、蛇头疗吗？我们倒是老交道了。上个月你们还带一百多人围捕我，那晚老子便宜了你，没有把你送到阎王爷那儿去。”

“住口！叶武扬你也有今日！老子等下要割你的肉，还要拿盐来腌！”陈大头一脸横肉胀得通红，头上青筋暴起，龇牙咧嘴地咆哮着。

“把他的骨头熬成膏！”蛇头疗也在帮腔助威。

在敌人一阵乱骂的同时，老李故意声东击西地说：“放老实点，不许你骂人，等一下收拾你……”小陈也故意在后面推了推叶武扬。

陈大头、蛇头疗见老李他俩帮着骂叶武扬，心里有几分得意，就压了压心头怒火，嘻皮笑脸地对老李说：“廉江兄弟们！这戡乱时期，兄弟想看看你们的公函，务请包涵见谅！”

“这才象个话！”老李从衣包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公函”，故意在哨兵面前一扬，三两步就走到大门的横枕外递给陈大头。土黄色的信封上印着“廉江县保安团”的头衔。陈大头连忙拆开一看，正是一张押解化县游击大队长叶武扬的证明

信，落款处又有“廉江县保安团”的关防印戳。陈大头又瞪了瞪被缚在门外的叶武扬，疑团消去大半，心里盘算：“打开横枕让弟兄们进来，招待好点，再把叶武扬加上手镣脚铐，增派几名官兵押送，在团座面前请功论赏，我占第二，也没人敢争第一！”鬼主意打定，就喝道：“打开横枕！”

蛇头疔在旁看得清楚，就走上前一步说：“慢着！”转身对陈大头压低声音：“中队长！不如架好机枪，拿出手铐脚镣来，把犯人扣牢，再开横枕，这样叶武扬就插翼难飞了！”

一语提醒了陈大头，他神气十足地嚎叫起来：“来人！架好机枪，拿手铐脚镣来！”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武扬的左脚向前移了半步，立即又收了回来。老李他们立即会意，就严辞对陈大头说：“我们押犯人到化县，本不干你们的事，路过这里，你们要查便查，但你们分明故意刁难，心存不轨。我们到化县团座面前，将如实报告，那时就莫怪兄弟不留情面了。”转身招呼后面的民兵：“走！”

陈大头听了，吓得面青面黄，又见老李发火要押走叶武扬，眼见到手的大洋又溜了，急忙低声下气地对老李说：“别误会！别误会！慢走！慢走！”转身向匪兵命令：“把横枕打开，廉江兄弟劳苦功高，好好招待招待！”

横枕咕辘一声打开了。叶武扬反缚着的两手搔了一下背，小陈会意，就手疾眼快地朝陈大头“叭！叭！”两枪，陈大头的脑袋当即血浆四溅，到阎王殿领大洋去了；老李一转身就收拾了匪哨兵。叶武扬一松绳，顺手从背后拔出驳壳朝屋里

就是一排火，当场撂倒了几个。蛇头疔见来势不对，撒腿就往里跑。“冲啊！”叶武扬一声召唤，带头冲了进去。原来化装赶集的二十多个民兵，听到枪响，立即赶来，冲锋的冲锋，警戒的警戒。有两个民兵扛来一架竹梯和一条竹篙，小勇按照叶武扬原来的部署，与他俩汇合，绕到中队部的背面，炮楼里的敌人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民兵们已冲到炮楼面前的濠沟里隐蔽起来。

当叶武扬带领民兵们冲到中厅墙前的时候，中厅墙后敌人的机枪吼叫起来，给冲在后面的民兵威胁很大。这时老李一个手榴弹扔了过去，“轰”一声，机枪顿时哑了。叶武扬一个翻身跳了进去，夺过机枪，扣住扳机，又是一梭子子弹打出去，一边喝道：“缴枪不杀！你们全给包围了！”这时，拔安镇附近山岭丛林里，四面八方枪声大作。敌人闻风丧胆。原来，叶武扬所领导的民兵小分队半夜出发，埋伏在墟镇的四周，约定战斗打响后，就配合打枪，迷惑敌人。这出其不意的袭击，使敌人恐慌万状，乱作一团。有几个敌人拿起枪来妄图负隅顽抗，叶武扬手上的机枪“哒哒……”又怒吼起来，打得敌人屁滚尿流，只好乖乖地交出枪来，跪地求饶。但是，蛇头疔却不见了，原来他从大门边逃回后厅，把墙根的一个狗洞挖开，钻了出去，窜过炮楼旁边的濠沟……

解决了伪保安队中队部的敌人以后，叶武扬立即命令小陈和几个民兵押解俘虏，扛着缴来的枪支弹药先行撤走。他带着老李等十多个民兵，拉开一束手榴弹的引火线，把后墙炸开一个大窟窿，就迅速地穿过了院子。正在这时，蛇头疔

刚好窜向炮楼的大门。叶武扬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眼急手快，“砰！”的一枪，蛇头疔当场丧了狗命。这时，老李等一跃而起，冲过吊桥，炸开了炮楼门。叶武扬向炮楼大喝一声：“缴枪不杀！”楼上残敌，见头目都死了，大势已去，只好挂出白旗，把枪支丢到大门外，举着双手，垂头丧气地钻了出来。

这场直捣匪巢的战斗，从打响到结束，只花了十多分钟，一共打死打伤敌人四十三名，俘虏匪军八十多，缴获轻机三挺，步枪一百多支，弹药十余箱。叶武扬带领着三十五人的民兵小分队，押解着俘虏，扛着胜利品，唱着豪迈的战歌，去迎接新的战斗。

堡 垒 户

龙 奇

一九四七年秋天，我珠江游击队第二中队队长李志坚，在一次激烈的阻击战中，不幸腿部负伤。领导决定让他暂时离开部队，去白石村何婶家隐蔽下来，进行医治。

何婶是个侨眷，本来不是白石村人，由于老华侨朱先生委托她看管房子，才从外乡迁到这里。这白石村是个边缘区，虽然游击队已在村里建立了组织，但表面上政权仍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

李志坚来到何婶家的第四天晚上，何婶和她十二岁的儿子水生正要上床睡觉，突然“嘭嘭嘭”地一阵急促的拍门声响了起来。她不觉一怔，暗想：“这么晚了，谁来叫门呢？”正在犹疑，又听得拍门的人粗声粗气地叫嚷：

“快开门！不开就砸门啦！”

何婶一听，口气不小，想必有来头，于是警惕地悄声对水生说了几句，便从容不迫地来到门后问道：

“谁？什么了不起的事要砸门呀！”

拍门的人听得这不软不硬的话，倒吃一惊，说道：“罗唆

什么，快开门，检查户口。”

“我说什么大不了的事，谁不知道这是朱老先生的屋。有什么好检查的？”何婶说完，“嘎吱”一声把门开了。

进来的是两个持枪的保安队匪兵。不，准确地说，这是两个化了装的伪侦缉处的密探。他们是奉命前来搜查李志坚的下落的，为了不漏声色，进门以后，就对何婶说：

“保安队有逃兵，我们来查户口，看谁家把逃兵窝藏了。”

他们一边说，一边就往屋里钻。

何婶双手一张，拦住门口说：“你们保安队把人丢了，关老百姓什么事？朱老先生的房子可不是能够随便乱闯的。”

“呵，不能闯？老子公事在身，管你什么猪先生，狗先生，偏要闯给你看看。”说完，一个密探缠住何婶，一个密探不管三七二十一，便从何婶腋下钻了进去。霎时间手电筒亮了起来，这家伙在室内室外，楼上楼下，全搜个遍，结果一无所获。就在这时候，水生领着“伪乡长”老马走了进来。

“乡长，你来得正好，看看有没有这样的道理，保安队丢了人，却怪老百姓，夜入民宅，东闯西窜，竟连朱老先生也不放在眼里……”何婶理直气壮地一连串数落着。

老马是白石村地下党的负责人，按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他听过何婶的话，心想：李志坚来到何婶家才第四天，就发生这突然检查户口的事，情况可不平常呵！看样子敌人是有所察觉，丢失逃兵是假，搜查李志坚是真。眼下当紧的是设法把敌人赶跑。只见他镇静自若，走上前去拍拍密探的肩膀说：

“兄弟，你们若是检查户口，这就走错门了。谁不知道

朱老先生是名重一时的爱国华侨，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出过不少力；抗日战争期间，又有过捐献。象这样的人家，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这事要是被上边知道了，责成下来，你们可担待不起啊！”

“这……”

两个密探不禁一怔。但转念一想：游击队什么人都会利用，这老婆子可不能轻易放过。可是，精明干练的老马早就料到敌人这一着，不等密探开口，便又先发制人地说开了：

“就说何婶吧，她丈夫一向在国外一家大餐馆当厨师，何婶给朱老先生看管房子，十多年来，街坊邻里谁不知道她，哪里会做出那窝藏逃兵的事！”

老马这一番话，就象给何婶写了保票，弄得两个密探哑口无言，心想：搜又搜不出个名堂，再弄下去，也不会有好收场，于是来个顺梯下楼，说：“乡长说得对，算我们打扰了。”说完，扛起枪，便没精打采地走了。

待敌人走远了，老马对何婶说：“目前风声很紧，要把李志坚转移出去，已不可能，重要的是提高警惕，严防意外。”何婶听了，连连点头称是。

李志坚藏在何婶家里，为什么密探没搜出来呢？原来，还在抗日战争时期，何婶便积极支持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她的家，游击队常来常往，敌人也时常来搜查。她想：这样下去，难免不出事故，得想个万全之策才行。想来想去，就在厅后小房偷偷地砌了个三尺宽的夹墙，在楼板上开了个可启可闭的洞口。这堵小夹墙，确实起了不小作用，好几次游击队

员几乎都是在敌人眼皮底下进入夹墙藏起来的。李志坚来到何婶家后，就藏在这里面，所以敌人搜查不出来。

第二天中午，何婶在夹墙里，一边替李志坚洗涤伤口，涂敷药料，一边把昨晚发生的事告诉他。眼看包扎完毕，突然水生爬到洞口，悄声说道：“妈，又有人叫门啦！”李志坚一听，立即对何婶说：“看来老马的分析完全正确，我出不去，走不了，以后斗争是更尖锐、更艰巨了。但我相信，只要沉着机智，紧紧地依靠白石村地下党组织，就有把握战胜敌人。”何婶也满怀信心地说：“你放心，这我懂。”于是急忙爬出夹墙，开门去了。

叫门的是何婶的娘家堂弟，名叫甘松之。三十七八岁，麻骨一样的身材，蜡黄的板刀脸上长着一双猫儿眼，望人总是滴溜溜地转。刚见面，何婶差点认不出来，直至认出来以后，心里不觉一怔。甘松之穿着一套满是补丁的粗布衫裤，挑着个轻便行李卷，看着何婶略带惊愕的神色，便笑着说：“二姐，没想到吧？探望你来啦！”说完，就往水生手里塞了一小包麻糖。何婶只得拉过水生，教他叫了声“舅舅”。

甘松之因何缘故突然来探望何婶呢？这得从何婶进城的事说起。

前天，何婶看看药棉、纱布已经不多，便提了个手篮，进城去了。但何婶不知道这两天情况变化如此之大：不但在城市里，而且在接近游击区的村庄，敌人都布下了密探。这是为什么？原来，敌人已经知道游击队把一名伤员送进了白石村，但到底掩护在谁家，由于白石村是个大村子，一时不